

清宫秘闻

清代十二朝宫闱秘史二



清代共有十三位皇帝，有明君，也有荒淫无能之流。近三百年的清代宫闱中，秘幕重重，皇权更替，政治斗争，宫闱秩事，帝王后妃私情，为后人演绎了一部风云变幻的历史剧……

孙希涛◎编

.045

2
2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K249.045

2

:2

清宫秘闻

孙希涛 编

二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清宫秘闻/孙希涛编.

—北京:大众文艺出版社,2006.1(2003.10重印)

ISBN 7-80094-954-0

I. 清…

II. 孙…

III. 宫廷—杂史—中国—清代

IV. K249.0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57113 号

清 宫 秘 闻

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:100009)

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68 字数 1082 千字 插页 4

2006 年 9 月北京第 2 版 2006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ISBN 7-80094-954-0/K·4

定 价:298.00 元(全十册)

版权所有,翻版必究。

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:84040746

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:100009



宣 统 朝

隆裕太后之力主共和

隆裕后之生平，既半生归于潜废，及共和宣布时，言论丰采，乃稍为外间所知。后既力主共和，故对于维持大局，排斥万难确有大功劳于我国家，不可没也。先是皇族会议时，恭王溥伟反对最力，翌日乃请独见。后大怒曰：“国家没有事的时候，被他们闹得如此之糟。今日糟得这宗地步，他们又来闹了，我是不愿意见他们的。”遂斥之不见。由是观之，后亦甚知其亲贵诸公之罪恶矣。当其召见内阁时，谭学衡（其时海军大臣）力谓德宗首创宪政，功德在民，其志未终，隐恨而没。今太后赞成共和，则上足以继德宗之遗志，流芳万世云云。后慨然而道曰：“我亦知天下系公产，并非满洲私物，但满洲既已遗传二百余载，我只求德宗陵寝可以修造，皇室地位不至坠落，则亦无恨。至于皇帝虽小，将来大时，自有我担责任。”因此乃有优待皇室条件之发生。及条件既上，隆裕颇以大清皇帝仍称皇帝，以外国君主之礼条下，无永远勿替字样为言，其态度甚果决，论旨亦极明了云。



你们不要难为他之遗诏

自共和宣布后，后居宫中少与外间人相接，故北京兵变时亦隐隐只闻炮声，不知何事。迨其父家被劫三四日后，乃有家人报知，颇为流涕。其先则宫中人秘不使闻知也。又闻后与宣统颇疏隔，养侍之事一以委之按班，即奉派服侍之太监，故颇起居无节，饮食不时。按班常挟水果袋相随，日食水果无数云。后之病为膨胀，前此寿诞勉强出御，退后遂至不起。逝世在午前二时。故时方深夜，世续溥伦及醇王皆随侍。今外间颇传醇王曾奉其遗诏，有掌管宫中事务之权，而宫中人则云无之。想当时亦颇为彼等一大问题。据闻其时确由溥伦等拟议如此，但须照旧例述旨。而其时后已昏瞶不知人事，续等大声云云，皆不之省，乃由小德张在枕侧大声而言，谓今世续等以太后欠安，宫中事务，请旨命醇王管理。如是者三，后乃微微点首，良久良久，出一切云：“叫皇帝来。”及抱宣统至，后乃指之而言曰：“太小。你们不要难为他。”如是遂歿。

小恭王之皇帝热

前清家法，鉴于理亲王之祸，自康熙后即不立东宫。然阿哥等之简在帝心将付大统者，辄密书其名，藏之正大光明



殿匾额内。盖恐玉几末命，仓猝非常，有所舛误也。宣宗倦勤时，以恭王奕訢最为成皇后所宠，尝预书其名置殿额内。有内监在阶下窥伺，见末笔甚长，疑所书者为奕訢，故其事少闻于外。宣宗知而恶之，乃更立文宗。成皇后后宣宗死，病笃时，文宗侍侧，后昏聩以为奕訢，乃执其手而谓之曰：“阿妈（满人呼父之词）本意立汝，今若此，命也。汝宜自爱。”旋悟为文宗，窘极。文宗乃叩头自誓，必当保全奕訢。穆宗以冲幼嗣立，奕訢长军机秉政。其子载澂封贝勒，颇与穆宗狎，澂为不道，少夭死无子，以溥伟入继，袭王爵。德宗末叶失孝钦显皇后欢，体尪弱多病，又无子，以溥儁为大阿哥，旋以罪废。于是近支亲贵，凡下于德宗一辈者，人人有非分之冀矣。溥伦年最长，美丰度，工辞令，且系宣宗冢曾孙，最应立；溥伟自以乃祖功高，希望尤切。及宣统入嗣，伟之怨望亦最烈。顾其人儇薄无行，尝派为恭办丧礼大臣，辄于几筵前向宫婢等无礼。上谕有警戒王大臣不得于祭奠时哗笑者，即隐斥之也。伟平居郁郁，尝以病废。都人谓谋望曰热。有宗室显贵相谓曰“夫已氏又患热矣，恐非石膏一斤知母八两不可。”或曰：“毋尔，只须皇帝一个江山一座足矣。”其彰著如此。国变后，伟遁走不知所往。

御赐老臣小马车

宣统好赏赐，玩物等恒以赐人。每见南皮、东海、定兴



诸相退朝手捧洋糖一瓶，小马车一具，皆御赐也。

拜不拜之圣聪

宣统居邸中时，客至，监国辄使出见，命之拜不拜，命之揖不揖，监国不悦。及德宗大渐，召入，跪拜若素习。即位年仅三岁，食时匙箸自用，不假他人。端然正坐，虽素娴礼仪童子弗能过也。报章载王府外一小儿与宣统善者妄，王子乌能出大门一步耶。

即位时朝班之紊乱

即位时，司仪者不治其事，朝班紊乱。铁良跪三品班，张鹿跪九品班，部曹跪一二品班者无数。

小德张之宠眷

小德张之宫中关系，颇为外间腾播。但据闻小德张确系真正太监。其设法骗取宫中之钱，则实有之。先此宫中有佛殿数座，自西后时已旷废。小德张乃怂恿隆裕修理，报销至二百余万。其时之内务府大臣奎乐峰，自请处分，谓报销太不实在。隆裕以经手者为小德张，默然不问。则其深得宠眷可知。又隆裕服闋时须换青轿，改坐黄轿。制轿之费，至七



十余万，亦小德张所经手。其时势焰熏赫，今日民国大官中，盖多有与之结义为兄弟者，其姓名尚可历历数也。然自共和宣布以后闻，小德张颇谨飭改过，世续既渐不能约束一切。一日议裁减宫中炭费，而内监及内务府人员抗不遵命，竟至宫中无炭可烧。小德张乃云：“不碍，咱们可到外边买去。”

跋扈太监之谦谨

隆裕病笃时，博伦荐曹某人诊。其时后盖被三四重，面冷如冰，而房中炉火甚炽，重幕四周，博伦与医生，汗流如柱。博伦谓屋内如此，即好人亦须病，何况病人，乃稍开放窗幕。曹医开方，中有一药与御医意见不合，曹争之甚烈。其宫中故事，御医与内医均结合一致，博伦恐有意外，小德张乃云：“无碍，我自煎之。”盖非复前此之跋扈贪冒矣。余亲闻某当局者言，共和宣布后，宫中小监颇持小德张短长，甚至以宗社党相吓，其囊橐颇为此辈所掠夺。及隆裕后逝，瑜妃命小德张往见，小德张称疾不往焉。

兴修延熙宫

兴修延熙宫，西式铁楼。虽隆裕后有懿旨宣布于外，而实出于元福一人之主谋。盖国服期内，大工不兴，则内帑不动。虽欲肆其侵蚀手段，而苦于无隙可乘，乃以兴修延熙宫



之役，运动隆裕后。迨隆裕后一首肯，则元福之目的达矣。工无竣期，款无定额，宫廷任其拆毁，帑项恣其浪用。久之而孝钦显皇后之积储金不翼而飞，入于私囊内。

大珩家中陈饰之美丽

安定门极乐寺胡同，有美轮美奂之楼房百余间，屋主为小德张。陈其内者，有楠木桌案、楠木雕花落地罩及装饰等物，并有两殿卷之客厅。电灯满院，照耀通宵。又取南海仪銮殿所有之电机锅，移设于其宅之花园内。又于宅内设德律风通至宫中，余如几案所陈之内廷器皿及园中之太湖石、鱼池华厅、六方凉亭，皆自建福宫移置于此者。其果为隆裕后所赏给耶？抑乘其不知而盗取之耶？

阉宦娶妻纳妾之艳福

阉宦而娶妻纳妾自古罕闻，惟小德张则居然享此艳福。王子元、李乐亭、金云卿，皆张之狐群狗党也。恒往津门以多金买良家幼女，而为红拂之赠。或谓小德张为秦宫中嫪毐之第二，可无疑矣。且张时出至荷包胡同购秘戏图，为众目共睹。意者其授诸妻妾乎？抑将备独居寡偶者临摹之助乎？民之多言，伊可畏焉。



肆无忌惮之张太监

小德张既肆无忌惮，故随口称奉懿旨，以为压制之常山宝符。虽对于摄政王亦有之，况其他乎？以故宫中人无敢与抗颜行者。又得二总管姚瑄与之倡和，其气焰能使犹子入宫廷而旁人莫敢发纳，贿七十金而慎刑司不敢深究。水德广工之私窃禁物，擅伐御花园神木多株，而守园吏不敢问。其大违列圣宫禁如此。幸而溥仪尚在幼冲，载灃不为所惑，即隆裕后亦无垂帘听政之事，否则不堪设想矣。

七十万金之珠履

小德张在满清未覆时代，气焰熏灼，纳贿揽权，群呼之为李莲英第二。虽隆裕当国未久，而小德张之名字已遍传人口，其势力可想见矣，某岁清室将移居于颐和园，大内所存珍宝由内廷妃嫔及阉竖辈瓜分之。小德张分得西后所遗之珠履一双，旋即持出求售，所索价值竟达五十万元之数。华人无过问者，惟有某英人曾还价至二十万元。张以所差太多，迄未首肯。闻此履四围均嵌以极大珍珠，系光绪季年某宫保所进献者。闻从前购办时，并宫门费共耗去银七十万。一履之微竟至如是，可见从前之奢侈也。或云献者即武进盛氏，谅亦非虚。



隆裕后与八姑奶奶之艳史

小德张为隆裕太后所嬖，兼有宠于载灃之妻，所谓八姑奶奶者。控鹤之秘，同于聚麀，而各以禁脔视之。永巷往来避如邢尹，故德张虽极其朝云暮雨之乐，不能公然有左拥右抱之欢也。一日灃妻入宫偶与在密室赋语，继以狎媾。不知如何为隆裕所窥，一时钏动钗飞，遂于帘波之间掠播醋海。灃妻反袖掩面而遁。德张至叩头被血，又曲尽狐媚，其事始解。又伶人杨小猴，亦灃妻面首之一也。灃妻以德张事心不自安，引而致之隆裕之侧，互尝异味，遂释前嫌。德张犹以不获固宠为虑，恒出至荷包胡同选购秘戏图以献，实行拥姐已嬖褒姒以之故事。无何云龙启蜚，风鹤惊传。德张與隆裕方歌赤凤之来，而灃妻与小猴已乘青鸾而去矣。说者谓腐余之肉不足争，子都之美不可舍，灃妻亦狡矣哉。

德宗变法密谕之出现

宣统初，杨锐之子赴都察院缴呈德宗密谕一封，谕曰：“朕近来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，亦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，而登用英雄通达之人，令其议政。以为恐失人心。虽经朕屡次降旨整饰，而并且有随时几谏之事，但圣意坚定，终恐无济于事。即如十九日之朱谕，皇太后已以为



过重，故不得不徐图之。此近来实在为难之情形也。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，至于阽危，皆由此辈所误，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，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，则朕之权力，实未有足。果使如此，则朕位且不能保，何况其他。今朕问汝，可有何良策，俾旧法可以全变，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，而登英雄通达之人，令其议政，使中国转危为安，化弱为强，而又不致有拂圣意？尔等与林旭、谭嗣同、刘光第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，密缮封奏，由军机大臣代递，候朕熟思审处，再行办理。朕实不胜十分焦急翘盼之至。特谕。”亦可见帝于当时殆束手无策，故不得不踌躇满志，冀改弦而更张之。岂真欲变起家庭，酿母子之恶感哉。世之论者每多归咎德宗，遂咎新法，误矣。



杂 录

拜堂子之别说

前清宫中有拜堂子之礼，至为可笑。相传入关时，摄政王多尔袞入宫行清宫之礼，宫人死者无算。有一宫人美而艳，多尔袞悦之。宫人谓之曰：“大王若以无礼见逼，死不敢从。惟有一事相要，如能照办，则当屈身奉箕帚。”多尔袞曰：“尽管说来，可从者无不从。”宫人曰：“吾侪没身入宫，有终身不见天日者。歿而无嗣，游魂漂泊，何啻千百，且此次闯贼僭位，抗节而死者尤多，其幽魂更不可无以妥之。大王诚能于岁时冬至及元旦匍匐奉牲醴以献，则幽魂无馁而不至为祟矣。”多尔袞曰：“为之奈何，此事易易耳。”宫人曰：“当请大王试行之，以后定为祀典，然后可从命。否则贱妾以死继之。若辈均强死，将群聚为厉矣。”因指宫中一幽暗之所，其地故为厕所，屋甚低，须俯首以入，曰：“是皆闯贼为乱时，宫人自缢以殉，而吾侪为之秘密埋骨其间者也。大王诚能为之洒扫被除，设祭其中乎？”多尔袞勉应之。即命备牲牢以祭，而仅于屋外致献。宫人大怒曰：“大王诚轻视吾侪为鄙



贱不足数矣。”遂出匕首自戕。多尔袞命人救之，已不及。乃命人毁其屋，出尸骨移之义冢，然自是宫中恒见鬼物为祟，作犯驾状，多尔袞患之。左右皆言宫人死而为厉，乃即其地起小屋，式如旧制，惟施以丹垩金碧。每年于冬至节及元旦祭祀之，命名曰堂子。谓是宫廷大礼，借掩外廷耳目。每祭堂子，主祭者为皇帝，匍匐而入，亲奉牲牢以献。至清亡率以为常。或曰为狐仙者，不知宫廷秘密故事也。

三大戏台

宫内外共有三大戏台，一在热河，一在颐和园，一在宁寿宫。每座宽广数十丈，大于京沪诸戏园不止十倍。其演《斗牛宫》等诸彩戏时，设备极为华丽伟观。纸龙之内，坐十数人，于内更设机喷水。他剧称是。每台工程一律费一百六十万金。清唱则另有小者为之，谓之暖台云。

内廷刑杖

明魏忠贤东厂之杖，首巨而未刳，其端刻圆寿字。京中无赖，辄以冬瓜试之，瓜烂而皮完。于是试人之肉，烂如糜而皮弗绽。清宫中笞太监，则易其法，中灌以铅，太监经十杖辄死。闻宫中被杖者，自戊戌至西太后季年，无虑百余人。



妃嫔进御时之奇形怪状

自雍正薨后，列朝诸帝咸有戒心。其防范妃嫔之法尤为严密。凡妃嫔之进御也，必先期使内监传知。及夕，使内监持被一，匍匐该妃嫔床下，将被展放，自遮其面，然后该妃嫔乃裸身而自入被内。周围卷裹，内监乃负之而趋。至帝寝宫，仍匍匐床下，被中妃嫔始徐徐出，逡巡入于床，内监退。翌晨，仍如前法送归。列代相沿，未尝或改，滋可晒也。

宫中遗产之富

西太后由宫女一跃而为太后，当同治初年已与东太后同垂帘。光绪初年，再与垂帘，迨己丑归政。戊戌复垂帘。盖握政权者，垂五十年。其遗产之富，为满清所罕有者。

当甲午年，清日战事亟，西后欲以所积金银合一千五百万镑，交与汇丰银行，运至英伦，约以须守秘密，勿令人知。汇丰索酬资每百二厘五，西后吝不与。会和议成，事遂止。及庚子年仓猝西窜，将宫内之金银悉埋于地下，旋被人发掘，取去无数。后幸其地归美国联军管理，亟代为收存，然已止剩九百余万。迨由西安回京后，一以积蓄为事，细大不捐，继长增高。至末年，乃积至二千五百万镑。世所称孝钦遗帑者，即此。



满人之头颅

范蔚宗之传三韩也，称辰韩人儿生，欲令头扁，皆压以石。满洲旧部，即汉之辰韩地，故其遗风犹有存者。或有辩之者曰：“满洲旧俗，儿生数日即置卧具，令儿仰寝其中，久而脑骨自平，头形似扁。设以石压头，壮夫且不能堪，而以施之初堕地之小儿，实非人情所有，故不可信。”然物之圆者，必被压始能平。头之圆，亦犹物也。如不以石压，则脑骨安能自平？或之言，实不合于物理。闻蒙古人生儿以韦带束之木板，植立于地，长则股微箕。欧洲妇人以带紧束其腰，故常细。满族之以石压头使扁，与此二事同。以此之故，有见其太庙之悬像者，试谛审其头颅皆作扁圆状。又有人紫光阁者，见其图形之满洲功臣，亦然。然则满族之异于汉族，但一望其头颅，已灼然可见矣。

祭堂子

崇奉堂子，为爱新觉罗氏特有之习惯。凡遇战役，必先祭之，其神何名，无知之者。且祭献之礼绝诡秘，往往不肯宣布。世皆强解之为祭天，谓即古者天子出征，类乎上帝，宜乎社，造乎祢之意。其实不然。有范生者，游满洲之辽阳城，见一古刹，欲入观之，门者不许。谓欲瞻礼只可在门外



清宫秘闻

焚铸，不得闯入。范生欲穷其异，与门者商，强而后可。乃至刹内，见塑像二，长各数丈，一为男子状，向北植立；一为女子状，南面抱其颈，体皆赤，态甚褻。问之士人，皆以公佛、母佛呼之。爱新觉罗氏所奉之堂子，盖亦若是焉尔，是其特有之习惯。汉人见之未有不发噱者也。

交泰殿之大钟

交泰殿大钟，宫中咸以为准。殿三间。东间设刻漏，一座几满，日运水斛许贮其中。乾隆以来，久废不用。西间则大钟所在，高大如之，躡梯而上，启钥上弦。一月后始再启之。数十年无少差。声远直达乾清门外，犹万历时旧制也。于文襄执政时，每闻钟声，必呼同直者曰：“表可上矣。”今久不闻此声，问之内廷官吏，亦无知者。

卷帘军机

军机大臣次序，一按入值之先后为断。最后入值者，谓之挑帘子军机。盖军机入对，领袖者手捧折盒章奏等件首行，余以次从之。将及乾清宫奏对处，则领袖者行稍缓，最后之军机趋前将帘卷起，让诸军机以次行毕而后入。及奏对毕，领袖行至竹帘，则最后之军机又趋前卷帘，让诸军机行毕而复出。如是者习以为常。